

邢丹文访谈：关于《都市演绎》

林似竹

此次访谈通过邮件于2006年2月27日至3月10日期间完成

BE：您曾说过，“都市演绎”系列的构想是2003年形成的。之前一段时间您一直都在旅行，意识到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那些为全球游客提供服务的场所，比如说机场和旅店，被放大了；而将其突出表现出来的是大型房地产的发展。《都市演绎》通过拍摄房地产发展模型表达了这种相似性，那么这个构想是如何产生的？

XD：对城市景象的兴趣在我脑海中已经酝酿很长一段时间了，特别在我开始周游世界以后，包括在纽约居住了几年，也经常走访欧洲，这种兴趣更加浓厚了。这些经历都加深了我对现代城市的了解，了解它的外观，了解它与人类生活、人类愿望的关系。

实际上，我早期在纽约时（1998年8月～2002年3月）创作的作品《长卷》和《梦游》就是关于城市的，表现的是现实和记忆、今天和昨天之间的关系。我是2002年回国的，自从回国以来一直为祖国这些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兴奋和激动。2002年到2003年，我创作了《绝缘》和《复制》，这两部作品谈的都是我们现代化的生活和社会，也包括现代化发展的一些负面影响。

过去几年间，我看到很多摄影艺术家都致力于城市化这个话题。他们中一些人在作品中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众多千篇一律的城市。不过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拍摄的都是真正的城市，城市与城市间很相似。于是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再去重复同样的东西，而是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创作出新颖的、不同与以往的东西。这点很重要。但是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头绪，找不到表现这个话题的语言。2003年末，我在欧洲坐火车旅行时，忽然有了灵感：倒着来——也是说从假的景象出发去谈论其背后的现实。这就是《都市演绎》的前期阶段。对于这次突破我很有把握，也很兴奋，就好像浓雾过后终于见到了万里无云的蓝天。接下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利用这些真正的房地产模型。我注意到，由于人类对生存环境、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强，对幸福的渴望不断得到满足，推动着城市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此外，通过观察模型我还注意到，在商业化的社会中，房地产商非常聪明，他们明白人们想要什么，所以用模型把他们带到一个梦想的空间去寻找自己的愿望。

我脑海中一直以来都有两幅图画：昨天和今天。就我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来说，我或许只能通过电影剪辑或杂志里的摄影才能想象出现代城市和高楼大厦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它们都是那么遥不可及，如同西方的景象。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年少时对生活的想象如今丝毫没有褪去。中国的“旧照片”在我脑海里一直都是——一幅背景图，在这上面上演着今天种种现代的活动。过去和今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过去在古老拥挤的四合院里居住的人们一下子不得不搬进高楼了。高兴的是，厕所、厨房等所有便利设备一应俱全；但同时

之前他们和邻居大家庭似的关系也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些鳞次栉比的居民区里，邻居间甚至有可能从未在电梯里碰过面。房子大了，但是人们在天堂般的格子里却倍感孤独和寂寞了。

BE：还有件事儿让我很感兴趣，拍摄这些模型时您是如何处理背后的人际关系的？您有没有告诉那些地产商为什么要拍摄他们的模型？他们是否都很配合？是否对您的计划感兴趣？

XD：当初获准拍摄模型确实遇到不少困难。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如果你是记者，房地产商会怀疑你的动机。因为他们设计模型是为了吸引顾客，让顾客幻想在那种环境里的生活，但最后落实到实物时未必就和模型一样。所以，如果我是个记者，他们会担心模型和实物不符可能会报道出去引来麻烦。其二，如果就以普通人的身份去拍摄，地产商会把你当做商业间谍，是来盗取创意和策略的，毕竟行业间竞争是很激烈的。我有过记者和“艺术系学生”的双重经历，所以我知道必须得换种方式。

开门见山，我决定先从最著名的工程SOHO开始。我有位朋友和SOHO领导交往不错，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说明了我的真实动机，就是想去拍摄他们的模型，只做艺术用途。这样才给我放行。因为这是拍摄的第一个模型，所以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自由去做各种尝试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如何进展，因为角度和视觉效果等等因素太多了。第一个模型是钥匙，拍前拍后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相当复杂，因为好看的照片并不意味着能够派上用场。模型照片充其量只是一张胶片，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从模型中萌发出来的想法。两个月后，这个工程算是告一段落了。之后就开始拍摄更多的模型，我只要给他们看SOHO的照片和我的艺术作品集就可以获得批准了。这样，我成功拍摄了前三座模型。慢慢地，事情就越来越容易了，拍摄新的模型时只需带着完成的模型照片就可以了。只要不打扰他们正常经营，一般都没问题。

因为开始拍摄地产模型有些困难，我甚至想或许自己应该亲自建一个。但随着拍到的模型越来越多，我也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自己建的和房地产模型肯定会不一样，有着本质的区别。房地产工程是实际的；我自己建的则完全带有个人情感，是对建筑物和城市建筑景物的一种幻想。另外一想，本来就对幻想与现实、真实和虚幻的关系感兴趣，利用房地产模型表现现实恰恰与我的兴趣不谋而合。

BE：技术方面也是我比较关注的地方，请问您用的是哪种照相机？

XD：我用的是中片幅的照相机，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最后的相片肯定是大张的。《都市演绎》后期制作时中画幅机子的质量和灵活性让我很满意。拍模型和城市环境时我选的是微粒低速软片。拍人物用的是数码相机，因为数码对人物的动作和姿势把握得更好。经过数字化处理和插入数字片段后，我用Photoshop效果把多个图像和层次放入一个最后的胶片影片中。

BE：当然地产商希望潜在的顾客能够从模型中看到自己幻想的东西。如果顾客都不去想住在这个楼或在这儿工作的情景，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楼建好之前做出购买或租赁的承诺。对于您来说，这些模拟的空间使人萌生了各种各

样的幻想，您脑海里会去演绎这些幻想，然后把它们放进原本没有生命的模型照片中。在创作“都市演绎”系列过程中，您是在哪个阶段决定要演绎哪些幻想的？

XD: 创作之初我就意识到模型不能只是一座模型，否则就会非常单调、毫无意义，不能表达我的想法。虽然创作出来的只是纯粹的摄像作品，但对于表达想法却很关键。重要的是，我需要找对方法，用这些不真实的事物表现严肃的问题。

广告的功能在于创造幻想和梦想。为了捕捉市场动态，房产商在开工之前就已经有了明智的策略和清晰的定位，甚至在选择名称时都非常谨慎，必须正中目标顾客下怀。举几个例子，SOHO（苏豪）、Manhattan Garden（曼哈顿花园）、AustraliaCondo（澳洲康都）、IT Utopia（IT乌托邦）等等。这些名字已经有很多幻想的含义在里面，哪怕看上一秒钟，也会浮现梦想中的生活方式，这是本能反应。

除了模型外，房产销售办公室里还提供展示厅，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室内的规划。创作“都市演绎”系列时我参观过很多这样的展示厅。每次我都惊奇地发现，我对生活的设想被展厅的展览感染了。不管身处简单的一室一厅、还是普通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两厅、亦或是带100平方主卧的400平方豪华套间，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住在里面的会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通过室内装潢和家具风格还可以判断出主人的类型和审美。所以当你看到最中意的空间时，对生活的渴望和想象就会膨胀，反之亦然，这点令我着实吃惊。人们相信生活条件好了就会更幸福快乐，但实际上住在豪华的格子里反而比任何时候都孤独寂寞。这些感想让我对现实有各种各样的幻想，于是创作出不同的主体，想象他们住在不同空间里的生活。

BE: 我觉得您一定很喜欢在脑海里演绎一些画面，比如说跟女朋友逛街或站在办公室窗前等一些平常的事儿，或更具戏剧化的如谋杀、车祸等。您能否描述一下演绎的过程？您自己是否也很吃惊？

XD: 我发现，在拍摄时用自己比用别人要更有趣更方便，而且多少都会更人性化。过去我有些自画像，但是从来没有自拍过。有了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行，有点表演才华，非常有趣，也有点意想不到。但其实照片里表现的都不是我自己。看到这些建筑我会想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幻想。不管怎样，我觉得生活就像一个肥皂剧，有时平淡无奇、千篇一律，有时则非常戏剧化。像误杀爱人、跳楼自杀或突遇车祸这些事儿实属少见，但确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这些画面又给作品增添了一层趣味。这是把现实中发生的事假想出来了，是从真到假；而从房地产模型到实物则是由假到真，两个的过程正好相反。

BE: 您早期拍摄都是以人物为对象的，比如《我是女人》（1994~1996）、《生于“文革”》（1995年）、《我们：有关中国前卫艺术家的个人日记》（1993~1998）以及做摄影记者时拍摄的早期作品等，都很成功。您对人物的把握很到位，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微妙的情感差异。自从您前往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攻读美术硕士（1998~2000）后，您似乎就不再专注于人物的表现了。那《都市演绎》是不是意味着您的兴趣又回到了直接描述人的因素上了？

XD: 过去所有的作品的确都是以人物为对象，直接捕捉人物形象。到美国后似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事实上我觉得我熟悉的还是人物，但这个自1998年就开始做，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再继续做下去多少有些枯燥。所以我决定来一次改变，不过对人物的关注一直都没有变。

在纽约创作的作品，如《长卷》和《梦游》，你基本看不到人物形象，但却是和人物相关的。没有人物出场来间接地表现人物，这样很有趣，同时也给观众更多想象空间来解读作品的内涵。至于《都市演绎》，并不是说我的兴趣又回到了直接的人物描述上。其实，开始我觉得，单拍建筑模型就足以表现真假这个概念了。只是后来又意识到，人类的愿望与美学和设计空间不可分。《都市演绎》需要有人类幻想的画面，这对表现真假概念又增添了一层含义。这次表现人物的手法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主要取决于表现的主题及其要求。

BE: 《都市演绎》让我联想起您近期几部作品，如《绝缘》（2002~2003）和《复制》（2003年）。这两部作品都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人的因素联系起来。例如，《绝缘》中先有一个特写，是中国南方城市等待循环利用的电子垃圾，它们堆砌的形状奇异而美丽，很吸引人；但当人们驻足反思低技术含量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成本时，厌恶之感便油然而生。《都市演绎》表面上是城市发展冷漠的一面，但那些幻想出来的画面则让观众眼前一亮。可以说，虽然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大潮下个人显得苍白无力，但是人的因素始终都是很重要的。这种解读您是否赞同呢？

XD: 我完全赞同你的解读。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对我是一种激励，我所有作品都在讲人和城市生活。我相信今后还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只不过形式、手法和表现的观点每次都有所变化。享受创作的乐趣，使作品更具挑战、更新颖、更与众不同，这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很重要。最近几年大部分都是摄影作品，这是仔细思考后做出的选择，因为摄影手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我近期的作品中就是最好的选择，如《绝缘》《复制》和《都市演绎》等都是通过摄影完成的。选择什么样的媒体要看它是否能最好地表达你的观点。实际上，我不在意使用其他媒体或多媒体，主要是看作品的需要。在这方面我是很开明的，希望多做些尝试。